

奇怪的横批：虫二

这个题目看上去的确奇怪，像一句艰涩的朦胧诗，无法一见面就能领会其要义。它是一副对联的横批，出自我望江名人沈镐之手，当然他更是清代名人，这是他为一台戏的戏台子所作对联的横批。

戏当然是黄梅戏。据说，这台戏当时在沈镐的家乡南庙演唱。唱什么戏已无人记得，哪个戏班子也无从稽考，但戏台子的横批却留了下来，或许这就是大浪淘沙。据说，当时戏班老板慕沈镐之名，敦请沈镐为戏班书写对联与横批。沈镐欣然应允，并大笔挥写对联及横批“虫二”两字。戏班老板看后，于对联赞不绝口，于横批却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不解其意，但又便多问，怕有失身份，面子上过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将沈镐写的对联与横批悬挂戏台之上。

此横批一经挂出，不仅戏班老板，一个戏场几百来看戏的人也都是摇头晃脑，感叹不已：“都说沈镐有才，原来是个虚名，就这个横批，三岁小孩也不是这样写呀！”恰巧，唱戏的那天，桐城才子方苞与戴名世前来访才问贤，路过此地。当他们看见这个横批时，不禁同声说道：“榜眼在这里！”

小时候父亲对我讲过，桐城方苞一生才气，过目不忘，也一身霸气，傲视群雄，他在参加科举考试前，便认为自己是当然的科考状元，戴名世是当然的榜眼，但少了一名探花，于是二人遍访探花，苦寻无果的情况下来到了望江县。据说，事后他们真就大张旗鼓地打着状元、榜眼、探花旗号高歌进京赴考了。

三人的文采的确可称举世无双，应该就是状元、榜眼与探花，但主考官心中不服：“这状元是你们家的吗，怎么能你们说了算？”由于康熙朝文字狱大行其道，主考官鸡蛋里找骨头，治了方苞一行的罪。民间传闻康熙惜才，曾在入狱前专门召见并考察他们。我父亲说得绘声绘色，说他们居然不依不饶，当场骂了康熙，康熙曾患小儿麻疹症，因而脸上有麻点。他们却一人一句唱出顺口溜：雨落沙滩地，靴钉踩烂泥，后园虫吃菜……每句都隐约指向康熙脸上的麻子。康熙却哈哈笑着将顺口溜补全：浇花石榴皮。好一个“浇花石榴皮”，那意思康熙这张麻疹还可以为方苞这帮小子进行施肥保护。

民间的这个故事把个康熙吹得太大了，封建的帝王能如此宽宏大量也就没有文字狱了。不过，康熙的确保护了方苞。方苞为《南山集》作序，本应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但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他“览奏惻然”“议死者皆改流放”，很快，方苞就入值南书房，康熙六十一年，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

事实上，这个故事本就是以此传说。方苞、戴名世、沈镐并非同科进士。戴名世是傲视群雄之人，他本是会试第一，应中得状元，而被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的儿子赵熊诏替代，他屈为榜眼，也因此牵出《南山集》案丢了性命。赵申乔陷害戴名世，康熙后来治了他的罪，杀了他的儿子赵凤诏，也算变相为戴名世雪了冤。方苞虽乡试第一、会试却是第四，又因母病归家未及殿试。沈镐并未中得探花，而是以博学鸿儒赢得进士功名。这当然是后话。

沈镐所书“虫二”两字，其含义深远。它寓意“风月无边”。因梨园多风月之事，所以他故意将“风月”二字的偏旁略去，不直接说出，独剩“风（風）、月”的内心“虫、二”两字。

相传沈镐同时还为这台戏写了一副相当出名的对联，联曰：“说甚么敷衍伤风，大圣人训诫千秋，删诗尚留郑卫；这无非逢场作乐，小娘子歌弹一曲，演戏胡弹东西。”有资料显示，此联出自韩愈手笔。不过我家乡人都很坚决地认为是沈镐所作，说得有鼻子有眼。从这副对联来看，如果真为沈镐所作，那横批中的“风月无边”就并非只说了梨园多风月之事了。整副对联明显以同情劳动人民，不满于封建社会压制为主旨。你可以说梨园多风月之事，但梨园风月只不过是两条小虫，它更多的是悲苦，是心酸，是低层生存的不幸。这无边的风月，便是无边的疾苦。月圆月缺，自有它的妙韵，风怒风吼，自会掀起海浪滔天。

沈镐，字师昌，号新周，出生于明清鼎革年代，系今安徽省望江县沈冲乡嘉滨老屋。曾出任四川省屏山县知县，其禀性潇洒，视富贵如浮云。为时不久，即弃官归隐林泉，著书立说，遗稿累累，卷帙浩繁。以《六圃地学》《西民使用字韵》最为士林所称颂。

他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乡人誉其读书过目不忘。后因家境每况愈下，加之其父在其十六岁那年遽然离世，致使少年沈镐一度与其仁慈善良的婶娘背井离乡。传说其曾路过江西瓷都景德镇，一瓷器店老板请其为之画“碗花”，即在瓷器上画花、草、虫、鱼的图案，不负少年才子之名的沈镐，当即以精湛的画技，艺惊四座，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

康熙四十七年，沈镐“登江南贤书”，继之康熙四十八年，年届花甲的他“考中科进士”，一时名声大震。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飞过湿地的鸟

李丹崖

谷雨以后，走进云南的蝴蝶谷一带，山之侧有一处湿地，鲜为人知，那里到处是涌动的绿。油彩没有化开一般，凝滞在一起，绿到耀眼。绿的深处，有一树紫藤花开得如瀑，远远地，就嗅到了香氛，想走进了看，方知紫玉垂悬，瓔珞流苏，在春光中，格外醒目。我大踏步向前走，快近那棵紫藤时，一只鸟扑棱棱地从紫藤间跃飞，看那些鸟的样子，应该是紫水鸡。紫水鸡号称是鸟中的“紫霞仙子”，它的翅羽像是一朵紫色的云霞。紫霞栖在紫藤间，确实像极了仙子凡夫。

在吾乡，这样的紫藤花是可以入饕的，拌了面，上屉蒸，淋上麻油、蒜汁，滋味鲜美。却是见不到这样的紫水鸡。我拿出单反相机，拉近了镜头看紫水鸡，红顶、紫项、灰背、褐爪，一身羽毛简直是一件艺术品，看得让人挪不开眼。

湿地的风吹来，有一些溽热，紫水鸡在草木之间振翅忙碌，它们啄食草木的根叶，草尖上疾走的虫子，水里的鱼虾和卵，也会吃一些小螃蟹、蜥蜴和小蛇。紫水鸡的喙足够大，有一些“大嘴吃四方”的意思，它的喙几乎占据头部的四分之三，剩余的就是它的脑和小却洞明的眼睛。

用单反镜头看紫水鸡，眼睛既明亮幽深，又犀利神秘，像是一只钩子那样迷人。

紫水鸡的胃口极好，它们出来漫步的时候，几乎每站立那么几下，就不停脚下的啄食，它们俯身啄一些水草，亦看水里的云朵，我猜想它们原本是想啄那些落在水里的云朵的。

紫水鸡胆子小，且警觉性高，阴雨天一般是不会出巢的，但天气晴好的日子，雌雄紫水鸡都会出来觅食，亦是求偶的好时节。紫水鸡的叫声“咯咯咯——哼哼”，比家鸡听起来要凄厉一些，并不是十分悦耳，却丝毫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

我和两个画家在这篇湿地写生，画一些草木和远山，也画那些澄澈的河流，紫水鸡常常以“路人甲”的形式出现在画作中，说也奇怪，有紫水鸡着墨的画作灵巧至极，好像雨后出现了一抹彩虹。不过，紫水鸡的颜色的确与虹相近，尤其是它们在暮光中飞起来的时候，穿过那片晚霞，划过的弧线，与虹毫无二致。

远山慢慢隐去最后一抹霞光，紫水鸡似乎不那么怕人了，在水边漫步，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泥水之中翻找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哗啦啦的流水声，青蛙蹦跶

着逃开的扑通声，鱼尾摆动声，还有万千条虫鸣，紫水鸡的“咯咯咯——哼哼”声……交叠在一起，那感觉是独有的世外桃源气质，近乎诗。

月光朗照，风吹拂着眼前柔嫩的草和远方的高树，绿浪滚动，水流在月光的映照下，碎银滚动，紫水鸡求偶的叫声在这样的初夏夜里，卑微却浪漫，哪有一种爱是高傲的呢？都要卑微，地居下势才迎水，人处谦卑方获友。天地自然万物，概莫能外。

在夜空中看紫水鸡扑棱着翅膀在草尖上飞过，有水珠从它们的翅羽上滚落下来，折射的光线里，有一些翠钻一样的质感。湿地的气息随着紫水鸡的翅羽扇动，扑面而来的腥香，那气息很是迷人。

锦绿田园 李昊天 摄



◆人间小景

张货郎

董改正

张货郎在你面前，担子歇着，满满当当的针头线脑，他的身后是一条卷起来的路，身前的路还没有铺开。他却没有风尘仆仆的模样，仿佛一直就在这里，和这里的人很熟悉。他总是满脸堆笑，应付着小媳妇大姑娘老太太们的夹缠。他总是那么好脾气。他一路走着，一路摇着小鼓，“吧咚吧咚”，从这个村到那个寨，从春天走到秋天。他就像鸟，不知夜宿何处。

那时候正好下大雨，村庄和村庄之间是山路，是圩埂，路边菊，院内桃，或是一排排芦苇在夕阳里摆动，飘飞。路上有野兔，有水牛，有搁浅的船，张货郎看见了、没看见，都那么过去了。他的身世没人知道，在苍茫天地岁月里，只有悠悠鼓声和杳杳背影，张货郎是个谜。

老祖母纳鞋底，穿不透了，就拿针在头皮上蹭一下，她忽然念叨着：“张货郎好久没来了！”老祖母特喜欢这个爱说笑的张货郎，经常留他吃饭，给他水喝。每次念叨他时，老祖母就成了诗人，她说：“他不知在那条路上的呢！”我就觉得山遥水远的。

那一年蔷薇花开着，香气扑鼻。老祖母正眯着眼穿针，忽然眼前一黑，抬头一看，张货郎释担而立，笑眯眯地看她呢。祖母笑骂：

“鬼崽子！怎么不摇鼓呢？”张货郎只是笑，眼睛却望着蔷薇花墙外的秀儿家，轻轻摇起鼓。

秀儿姐没在院里。她比我大8岁，素素雅雅的，栀子花模样。前两年娘死了，她爸新娶了，生了个弟弟。后娘也好，对她也客气，可秀儿再没有笑脸了。她常常晾衣服时发呆。那一次是张货郎的鼓声惊醒了她，眼波瞥过来，湖水一般漾漾的。张货郎就忘记了摇鼓。

那一天正好下起大雨，老祖母可怜他，就留他住下了。夜里雨停了，迷迷糊糊听见院外口琴的声音。听不懂，只觉得心软软的样子。然后听见有人说话，第二天一早，张货郎就不见了，还带走了老祖母的一块金锁，那是我戴过的。我的父母都责备她，她叹口气说：“作孽啊！一块金锁也不够吃一辈子啊！只望他们两个别急冲冲的，滚下山崖了！”中饭后，秀儿姐家传出动静，她走了。秀儿的后娘冷笑着，不出声。

老祖母有时候手拿着针，出了神，自言自语：“也不知住在哪，日子可能过。那么伶俐的一对，总该有个好结局的。”然后还是纳鞋底，或是缝补。村里还是有货郎来，祖母也买东西，却很少说笑。秀儿姐不在，蔷薇花却依然年年开着。老祖母渐渐看不见了，她

不再纳鞋底，但听到“吧咚吧咚”的鼓声，她还是会一惊，却不会出来。她说，张货郎要么不来，来也不会是挑货郎担子来了。

直到去世，祖母也没等来张货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有那么多路，山路有脚水路有船，他有无数的可能。祖母的坟头很快就长了草，长了树，树木亭亭了。我也长大了，货郎这个行业已经成为历史，在名词的定义上，消失了那些山遥水迢迢匆匆勿匆的内容。

那年过年，一辆轿车开进村里，停在我家院门外。下车的是个发福的中年男人，然后是一对可爱的孩子，最后下车的是个优雅贵气的女人。我们都认出了，是秀儿和张货郎，还有他们的孩子。

不一会儿秀儿姐家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秀儿和她爸爸的，时间和现实，已经让他们达成了谅解。又过一会，张货郎拎着两袋东西敲门。我的父母已经来了，他们并不怪他了，延请他进来，祖母的画像笑眯眯的，张货郎仰望良久，扑通一声跪倒，号啕大哭。

他给祖母买了金锁、金项链、金耳环、金手镯、金佛像、穿针器、顶针、线箩，还有四季衣服，帽子鞋袜等等。秀儿姐随后也来了，两口子都跪在那里，泣不成声。



锦绿田园 李昊天 摄

2022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一百年前，它成立时的名字，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在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自己的人生节点，勇敢地站在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起点上面。他们为自己的人生塑造出永远青春，也开启绵延至今的中国先进青年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岁月之河。这条河流奔腾一个世纪，越来越波澜壮阔，于是，一百年前那群青年的探索 and 选择，成为后世青年不断回望的坐标。

陈晨的《从渔阳里出发》，就属于回望和还原青年团出发时候那个坐标的作品。2021年《美文》杂志开辟“百年金函”专栏，贾平凹主编请我做这个栏目的主持。陈晨撰写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建历史的纪实文学在栏目中连载了十二期，每一篇我都认真阅读过。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聚拢一起出版，是一件好事。

五四运动前后，世界是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青年人应该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这些问题深深困扰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为中国寻找一条适合的新路成了一次青年发自内心的追求。经过无数代思想的碰撞，经过不断的社会试验，最终，先进青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个背景，《从渔阳里出发》将目光投向一百年前的上海法租界渔阳里，大历史呈现建团前后风起云涌的革命画卷，细节描绘每个参与其中的青年不同的人生际遇以及他们为革命理想孜孜以求的探索之路。

1920年，陈独秀来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同时把《新青年》编辑部也移到了此地。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等一批年轻人也相继来到上海，在渔阳里聚集，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在这里正式成立。

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诞生地。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党的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成立。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八人为第一批团员，俞秀松任书记。接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六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等人在此参加培训，并从这里出发，前往苏俄留学。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的时候，除上海外，北京、长沙、南京、广州、武汉、天津、杭州等十多个城市，都建立起团的组织，团员人数从八人发展到了五千多人。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史，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领导建立团组织的，都是党的第一批成员。这本书写到了1920年6月毛泽东到上海老渔阳里二号拜访陈独秀的事情。毛泽东曾回忆：他和陈独秀讨论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后，“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离开渔阳里回到长沙不久，毛泽东就接到陈独秀从渔阳里寄来的函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随即着手筹备在长沙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毛泽东多次叮嘱长沙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代觅同志”，“青年团宜注意找真同志”“多找真同志”。可见，青年团一开始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真同志”组成的。

上海法租界里两条名为“渔阳里”的弄堂，由此成为见证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为什么汇聚，又怎样出发的一个重要地理坐标。

如何讲好这段历史，让当代青年愿意了解这段历史并从中受到启发，获取精神成长的养分，这是摆在写作者面前的一个课题。

在历史重述与文学性书写有机结合方面，陈晨作了有益的尝试。她以其娓娓道来的叙事风格，灵活转换的史料运用，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如临其境的场景铺陈，让这部作品有了清新鲜活的气息，让人很容易跟随作者的文字，走进那两条叫作渔阳里的弄堂，与一百年前的青年一起，为国家为民族忧虑，为寻求一条救亡图存的新路苦苦探索。她书写的，既是建团具体过程，又是一篇篇文笔流畅的历史散文，她的笔下，有人物，有事件，有情怀，有全局的把握，也有细节的描摹。

作品在结构上是错落有致的，个体的细致刻画与群体概述交叉运用，使行文疏密得当，节奏合宜。书中的前六章，既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创始人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人的人物小传，也在人物的相互映衬下，呈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这一群年轻人，汇集到渔阳里，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在塑造人物方面下了不小功夫。比如写施存统面对即将死去的母亲时对“孝”的纠结——“我还是做孝子呢，还是不做孝子呢？……我要做孝子能做到么？我对于父亲要不要一样的孝呢？一样的孝是不是冲突的？我究竟怎么样孝法？……我在家里看到母死就算是孝子么？”这是施存统自己文章中的原话，引用在书中很合适，读来亲切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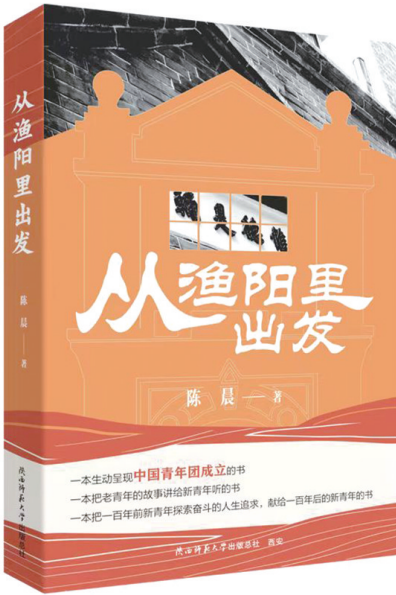
作者不是党史专业人员。我后来得知，为了写好共青团的历史，陈晨前后共花五年时间，收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通过印证比对、请教专家等办法，力求达到接近历史的真实。有了这种严谨的态度，这本书写得也就比较扎实。

《美文》杂志的常务副主编穆涛对陈晨这本书有一个评价——“你把意识形态为核的写作，由冷写出了暖，由窄写出了宽，由虚落到了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穆涛先生的评价讲出了陈晨这部作品的精髓，我深表赞同。如果要补充，我觉得，书写历史，越是有温度上的“暖”，视野上的“宽”，落墨处的“实”，历史告诉未来的精神营养，就越醇厚。是序。

让历史以何种方式告诉未来

陈晨



《从渔阳里出发》
陈晨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